

叶辛新世纪文萃·中篇小说



叶辛 著

爱也无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叶辛新世纪文萃·中篇小说

爱也无奈

叶辛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也无奈/叶辛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叶辛新世纪文萃·中篇小说)

ISBN 7-208-05109-7

I. 爱... II. 叶...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407 号

责任编辑 陈莉莉

封面装帧 王震坤

美术编辑 傅惟本

· 叶辛新世纪文萃·中篇小说·

爱也无奈

叶辛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226,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01-40,000

ISBN 7-208-05109-7/I·147

定价 17.00 元



叶辛，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1969年去贵州山乡插队。

1977年发表处女作《高高的苗岭》。此后笔耕不辍，二十多年来，共出版四十多本书籍。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家教》、《孽债》、《恐怖的飓风》、《三年五载》等。短篇小说《塌方》获国际青年年优秀作品一等奖（1985）。中篇小说《家教》（上半部）获《十月》文学奖（1987）。长篇小说《孽债》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1995）。长篇小说《基石》获贵州省优秀作品奖（1984）。由其本人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播出后，在国内引起轰动，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并分别三次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因创作上的成就，于198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并荣获全国首届“五一”劳动奖章。

曾任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等。

总 序

1990年，我写过一篇短文：《今天我要离开贵州》。文章里除却表达了我对贵州山乡的感情，还流露出回归上海时忐忑不安的心情。

是的，对于故乡上海，我不能说是陌生的，毕竟我在上海的弄堂里，整整生活了19年；以后由于探亲、改稿、开会，时不时地也有机会回来，对于上海面貌的逐渐改变，多少也是晓得的。但我又不能对上海十分熟悉，因为我终究有整整21年的时间，生活在贵州，那儿离上海都市里的一切，是那么的遥远。

而创作最需要的，偏偏又是切身的感受。如果没有这种对于生活，对于人，对于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诸如弄堂、公寓、大楼、小院、单位、马路、城市的感受，对于人际关系、人物命运、社会风云的感受，文学创作是无法进行的。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感受着上海这座大都市里的一切，而且情不自禁地会把上海这座城市里感受到的人和事，拿来和遥远的贵州作比较。于是我经常用两副目光来看待上海和贵州。一些同行遇见我，经常问，在你的散文随笔中，怎么总会提到贵州？一些读者对我说，你有一种贵州情结。一些老同志见了我，会指着我说，我们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对贵州的感情。是啊，我生命中长长的一段岁月，是在贵州山乡里度过的。上海和贵州，这是我生命的两极，即使在回归上海十几年以后，也抹不去。故而我把从1999年到2003年期间写下的散文随笔集，就取名为《我生命的两极》。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抹不去的痕迹和烙印，在这五年时间里，我写下的五部中篇小说，尽管写到省城，写到上海，写到香格里拉，字里行间却还留有两副目光透出的视角。就是以写上海为主的长篇小说《华都》，其间有一组主

要人物的命运，还是在偏远山乡的村寨上展开的。也许，对于我来说，这已是摆脱不了的一缕情思了。

人类跨越千禧年的时候，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人的一生中，要同时跨越百年和千年的门槛，是难逢难遇的一件有意味的事情。况且跨越千禧龙年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蓬蓬勃勃的盛世之年。故而我汇集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的这一套书，题名为“叶辛新世纪文萃”，献给始终关注着我的读者朋友们。

愿生活继续赐我以灵感和时间，愿在今后的日子里，我还能给读者朋友们奉献出新作。

谢谢！

叶 辛

2004年1月18日

目 录

总序	1
----------	---

爱情世纪末	1
-------------	---

一个青春活力四射的美貌女孩,为了替母亲报恩,就可以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礼物”吗?可这样的事就是发生了。不由令人对世纪末的爱情产生了困惑。

世纪末的爱情	27
--------------	----

他们的相逢是注定的,他们的分离也必然是注定的。他们之间深深地情投意合地相爱着,却又为什么偏要忍受这种分离呢?

爱情跨世纪	81
-------------	----

在省城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山寨扶贫,爱上了房东已出嫁又被男人抛弃的女儿;好不容易冲破世俗离了婚的山村少妇,到城里做保姆,走进的恰恰是自己企盼的多年前的恋人家。难道爱情本身就是磨难?难道爱情也会像恶魔般伤害人?

玉蛙	143
----------	-----

玉蛙是神奇的,更是神秘的。神秘的玉蛙引出的是罕见的屯堡文化和特殊年代的传统风俗——跳地戏。在爱的荒诞和疯癫中,其实也潜藏着阴谋。

爱也无奈	213
------------	-----

青年摄影家关于梅里雪山的每一幅照片中，都有藏族姑娘卓玛的情影。他们被强烈的反差深深地吸引了、相爱了。然而，卓玛难以忍受低纬度的富氧就像摄影家无法忍受雪域高原的缺氧一样。这对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深情恋人只能选择分手。这是爱的无奈。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演绎了多少无奈的爱情故事啊！

爱的沧桑(代后记)	243
-----------------	-----

爱情世纪末

一个青春活力四射的美貌女孩，为了替母亲报恩，就可以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礼物”吗？可这样的事就是发生了。不由令人对世纪末的爱情产生了困惑。

——题记

下班时分，院子里传来小车的喇叭声、自行车的铃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晚上的电影去看么？”

“去，听说这电影在美国、日本、香港上映时，都曾引起轰动。”

“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要去看。”

.....

听见这几声对话，我才想起，刚才办公室主任拿进来几张电影票，说是北京影剧院的晚场电影《泰坦尼克号》，让我分一下。我在走廊里喊过一嗓子，其他人都拿走了，惟独我们编辑室的公主聂虹姑娘，还没来取。

我下意识地离座起身，拿过压在墨水瓶底下的两张票子，放声叫着：“聂虹，聂虹，你的电影票！”

跑到隔壁办公室门前，门已经关了。我朝窗户望望，窗户紧闭，连窗帘也拉上了。这些家伙，下班的动作倒是快。那怎么办？近年来，画报社很少给职工们买团体票观看，为了这部争相传说的《泰坦尼克号》，难得买一次票，我却把票卡下了，多不好。况且聂虹还是个正处于恋爱期的姑娘，前几天还在那里眉飞色舞地说着杰克和罗丝近乎疯狂的生死之恋。我无缘无故把她的票子给废了，她会怎么想。

我连忙转身，朝画报社停车的大院里张望。

总编坐的那辆小车正在拐出院坝大门，恰好堵住了七八辆同时要出门的自行车，聂虹骑着她那辆自行车，也在里面。

我一扬手中的电影票，大声喊：“聂虹，等一等，你的电影票还没拿呢！”

总编辑的小车开出了画报社的大门，跟在后面的七八辆自行车蜂拥而出，聂虹的手往后一甩，回了一声：“没关系，电影开场前，我到你家里来取。”

“呃……”我还想再叫什么，她的龙头一拐，已把自行车飞也似地骑出了大门。

这个人，就是怪。

不过她说得也对，我家就在北京影剧院旁边，电影开场前，她到我家来取了票，再去看电影，也是很方便的。不过，不过……这件事总让我觉得有点儿蹊跷，聂虹怎么知道我家就在北京影剧院旁边呢？在省城里，北京影剧院是很出名，可我的这个家是植物所分的房子啊。她连这也知道，一下子又勾起了我的心病。

画报社的那些老同志，谁不知道我娶了一个女才子呢，自从惠香在省里的科技大会上荣获奖状之后，她的大名一下子跃出了植物学界，成了省城里的名人。而我，从省政府的信访办，调到画报社，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记者、小编辑。报纸、刊物上偶尔也有我拍摄的一小张照片发表，在右下角角落里，标明摄影：姜天义。可这点东西，怎能和惠香比呢。虽说她长年累月深入苗岭腹地，极少在省城里抛头露面，但她的巨幅彩照上过光荣榜，上过省报头版和杂志封面，她的生活照、工作照还在全国好多报刊杂志上出现。最让我尴尬的是，她的一组七八张照片，还在画报上整整占了两页版面。其中一张表现她家庭生活的照片，我当然只能作为陪衬，缩在角落里。家庭生活，真是天大的笑话，我姜天义什么时候有过像模像样的家庭生活呀，一年到头，为了那些植物，惠香忙成那个样子，我们之间哪还有什么家庭生

活啊，自从孩子住到外婆家去以后，我经常是孤苦伶仃一个人在打发日子。人当然得有自己的追求和事业，我不也是因为酷爱摄影，放弃了在省政府提拔当副处长的机会，才调进了画报社嘛。但什么事儿都不能过分，家就应该像个家的样子，有家庭的温馨，有家庭的氛围，有家庭的天伦之乐。为了事业，把丈夫和孩子扔在一边，那算个什么事儿嘛。平时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这种观点，故而大样出来的时候，在我的一再要求之下，总编辑才答应虚化处理。要不，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问题还不在这里。

尽管我总想淡化自己是于惠香丈夫的身份，现在看来毫不起作用，你看，连才到画报社工作不久的聂虹，都知道了。她晓得了我家的住址，想必也会听说我与惠香的口角与不和，我们紧张的夫妻关系，我们正在准备协议离婚。还有……

哎呀，一往这上头想，我的烦恼就不打一处来，什么情绪也没了。我居住的小区从昨天就贴出通知，今晚十点之前停电。本来我想在画报社随便吃点东西，对付一顿晚餐，熬到时间，直接去看电影。这下好了，亏这聂虹想得出来，到我家去拿电影票。我只好回家去啰。

我照例地骑着那辆半新旧的自行车回去，半路上，买了两只破酥包子，以便就着方便面吃晚饭。这包子是省城里的特产，里面包着三种馅，火腿、干菜、豆干和着冰糖，吃起来又香、又甜、又鲜。我选择它，还因为把它和方便面一起吃，既能管饱，又能保证营养。

可吃多了，我还是觉得厌。

这是一个成了家的男人过的日子吗？

早春的夜晚，黑得早，我回到家里，屋里已是暮色浓浓的，一片晦暗，想到聂虹要来拿票子，我打开了前后窗户透气，还把地扫了扫。没想到一动扫帚，灰尘扬起来，我又想到好几天没擦拭桌子了，书报随意地丢放在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整个屋子一片零乱。画报社里，哪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家装修一新，在舒适的窝里享受，惟独我。

唉，一个人过日子，我哪有心思收拾屋子啊，得过且过地混呗。

扫净了地，我把扫帚往门背后一扔，心里说，反正聂虹来拿了票子就走，天又黑了，她什么都看不见，只要屋里没异味就行了。这么一想，心里又坦然起来，我抹了一把脸，洗净了双手，又在抽屉角落里找出半截蜡烛点燃，泡上方便面，准备吃最简单的晚饭。

停电的日子，我居住的这幢楼里静悄悄的。早早吃过晚饭的人们，纷纷趁着这阵黑洞洞的时光，跑到灯火辉煌的北京影剧院门前去了。隐隐的，还能听到从那里传来市井的喧嚣。

面泡得差不多了，我揭开盖子，屋子里弥散着一股浓烈的方便面的味儿。噫，今天这面味儿里，怎么还夹杂着缕缕奇妙的芳香？我不由地使劲嗅了嗅，没等我闹清是怎么回事儿，身后传来一阵浓重浑厚的女中音：“甯，姜老师，晚饭吃得这么简单啊？”

聂虹来了。那股芳香是她带进来的淡雅的香水味。

真没想到她会来得这么早。

要想用自己的身影遮挡住她的目光，显然已经来不及了。烛光摇曳，却把桌子上简单到寒酸的晚餐，映照得一清二楚。

画报社里所有后来的人员，称呼比他们早工作的人，都叫老师。也不知道这规矩是什么人兴的。

我故作镇静地站起身来迎着她说：“聂虹来了呀，给，这是你的票，你先到电影院去吧，就在隔壁。”

“走过去要几分钟啊？姜老师。”聂虹双手往身后一背，不接我的票，笑着问。蜡烛晃动的光影里，她的这副神态，显得既俏皮又迷人。

“三五分钟就到了。下了楼，拐个弯就到。”我连忙说。

“我说呢，你这是在赶我呀？”聂虹双眼眨动着，扑闪扑闪瞪着我，一脸委屈地问。

“我……赶你？没、没有啊。”我神情有些不自在地急忙申辩，“你不是来看电影的吗？”

“是来看电影，可电影是七点四十分的，现在连六点半都没到。

你这不是赶着我到电影院门前去干等么？”聂虹的头微微一偏，话虽说得十分委婉，话中的意思却咄咄逼人。

这么说，她是故意早早地赶来的。我堆起笑脸，抱歉地说：“你瞧我，忘记时间了。对不起，你、你请坐，坐这儿沙发上。”

我心里直在琢磨，知道电影的放映时间，她那么早来干什么？

她没有照我指的方向走到靠墙的沙发那儿去，而是从桌肚里抽出一只方凳，挨着我吃饭的桌子一坐，说：“就坐这儿，你不是还没吃晚饭嘛。我等你，等你吃完。”

“那……那你吃了没有？”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坐得这么近，我的心不自然地怦怦跳着，敷衍地问。

“哈哈，哈哈。”聂虹仰着脸，发出一串充满感染力的笑声，笑得我有些不知所措，笑毕，她又问：“没吃过晚饭，我怎么会来呢？”

是啊，我问得算是什么话啊。不过，这也实在不能怪我，自从聂虹进了我这屋子，不知是怎么的，我浑身就紧张起来。平时，画报社的人都说，这位新来的聂虹，是画报社的第一大美人，她一来，就把社里原来几个颇有姿色的已婚和未婚的女子全比下去了！我尽管觉得大伙的评价有理，但因为和她同在一个编辑室，接触较多，也不感觉她的美有什么惊人之处。可今晚上，她穿戴得和平时上班截然不同，稍作化妆，竟有一种逼人的美。方便面弥散出的那股浓烈的滋味儿，全被她身上散发出的优雅香水味掩盖了。过去我总是嘲笑那些书中被香水熏得晕过去的描绘，而此时此刻，我真的被聂虹的到来熏得有些晕晕乎乎了。瞧，她坐得离我这么近，用她那双光波四射的眼睛瞪着我，目光中明显地透出异性的好感，我几乎可以听清年轻女子充满诱惑的轻微微的喘息。唉，和惠香聚少离多，我简直不适应了。

我捞着方便面条，就着破酥包，当着聂虹的面，吃起晚餐来。我吃得很快，显得津津有味，可我一点也没吃出面条和破酥包的滋味来。聂虹近在咫尺，她身上向我拂过来的，岂止是高贵的香水味儿，还有未婚女子身上特有的那股芬芳。偶一抬头，只见她双肘支在桌

面上，鼓起的嘴角微微上翘地一掀一掀，她那双灵动飞转的眼睛，既像是欣赏，又像是讥诮地瞅着我。也不知她是怎么穿着的，她的胸脯隆得高高的，不仅显得诱人美妙，还给我一股神秘感。和平时上班截然不同。平时上班闲聊，她时常也会用那双撩人的大眼睛瞅着我，我不敢有什么奢想，总以为她对什么人都是这样，把眼神移开，只作没察觉就没事了，可今晚上……

我不自然地咀嚼着，勉强镇定着自己，收拾起面前的碗筷，离座站起来说：“你等等，我马上就完。”

“时间还早呢，”她突然伸手，按住了我的手背说，“你别慌慌张张的。”

我的手像被火烫了一下似地挣脱了，可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到了她那只手的细腻滑爽。我端着碗筷和包破酥包的塑料纸，朝小小的厨房走去。转过身去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原先敞开着客厅门，在她进门时已随手关上了。

我走进没点光亮的厨房，将油腻的塑料纸扔进废纸篓，又把碗筷放进水斗，根本没心思洗涤，就拧开水龙头，擦上香皂，洗着自己的双手。

“这个厨房真小啊！”

我惊愕地直起了腰，天哪，这姑娘跟进厨房里来了。她说话的声音小得多了，仿佛怕惊动了我似的。可在我听来，她平时那很特别的浑厚浓重的女中音，放低了声音以后，更有一股带着磁性的魔力。

“是、是啊，是个小厨房。”我抹干了双手，猛地一转身，却撞在她的身上，“哦，对、对不起，聂虹，你看，我不……这个，你……”

我愈是手足无措，愈是出差错，一抬手的当儿，我的手指又触碰到了她隆得高高的胸脯，我的方寸整个儿都乱了。

“哦，对不起，聂虹，我……”

“别这样，姜老师，”她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腕，温柔而又低沉地凑近我的耳朵说，“我有那么吓人么，看把你吓的。”